

淡黄色的天空令人恐惧

●〔美〕麦克唐纳著

●黄迎祥 熊治祁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DAN

HUANGSEDE
TIANKONG
LINGRENKONGJU



淡黄色的天空令人恐惧

〔美〕麦克唐纳著

黄迎祥 熊治祁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淡黄色的天空令人恐惧

〔美〕约翰·D·麦克唐纳 著

熊治祁 等译

责任编辑：李佳福 易文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0000 印数：1——15010

ISBN 7—217—00549—3

I·197 定价：2.65 元

湘人：88—17

在这住家船^①上，独有我一个人。我在床上熟睡着，梦见吃人怪物向我扑来，我孤立无援，仓皇逃命，吓得出了冷汗。只听得船舷外一声枪响，接着又一枪，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这时，床头的那具小钟，正发出低微的铃声。每逢有人登上我这艘名叫弗拉什号的船，此钟就这么作响的。这时是凌晨，将近四点。

也许是一个小孩，在甲板上偷偷摸摸，想弄到一部别人忘了拿的照相机、便携式收音机、或一瓶威士忌，也许是一个并无恶意的醉汉，也许是一位醉了的伙计，也许是真的出事了。我弄不清楚铃声响了多久之后我才醒来。我赶紧穿上外短裤，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船头至厨房，穿过休息室，经过锁了的住房门口，直到有顶篷的船尾。在睡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我顺手从壁凹里抓到一支手枪，握着它感到冰凉。

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这声音是隐秘的、试探性的，“特拉夫吗？”沙哑的、耳语般的女声问：“特拉夫·麦吉吗？特拉夫，亲爱的！”

我移到一边，可以借着劳德代尔堡码头上的灯光，从侧面清楚地看到一个小小姑娘，挨着门蜷缩着。看来，她并无陪伴。

① 住家船 (houseboat)，即上面有住房的船，也叫水上住宅。

我隔着门喝道：“你是谁？”

“特拉夫吗？请不要开灯，好吗？”

“你是谁？”

“我是嘉莉·米利根。”

我迟疑了一下，把手枪插到裤腰带下，贴着肚皮。我打开门锁，让她进来，又把门锁上。

她一只手缠着我的腰，细小的身材，紧紧依偎着我，嘘了长长的一口气。

“喂！”她说道，“别开灯，好吗？我不愿意连累你。”

“开了灯就会连累我？”

“我的意思你会明白的。如果有人在后面跟着，如果发觉我是朝这里走的，而且看到这里的灯亮了，他们就会来追查。”

“船长室的灯光，我可以遮掩起来。”

“那好，我们谈话可以比较放心些了。”

我拉着她的手，在黑暗中往回走。光线暗淡，休息室的桌椅都显得是庞然大物。到了我的特等舱，我松开她的手，把厚厚的窗帘拉上，让两旁的窗口都给遮住。我把床头的台灯拧开。这灯往常只投射一束圆形的光在书页上，而房子里仍是黑黝黝的。这时它照射在我前不久在上面作过恶梦的皱皱折折的床单上，又折射过去，使她显露在柔和的光线里。

她刚才之所以用一条臂膀缠着我，是因为她另一只手提着一包东西和她的钱包。这包东西象一只鞋盒，用牛皮纸裹着，系着绳。

“我懂了，我懂了。”她边说着，边避开这光线，“我还是露出

老态来了，我也是个经不起风霜的人。怎么样？六年了！我那时才24岁，可不是吗？但现在看上去象个40岁的人了。”

“本怎么样了？”

“我只想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哦！”

“是呀，就这么回事。在一起生活还不到三年，我就把他丢了。”

“哦！”

“别老是说‘哦’。你知道，当我看见这条船时，真有点儿难受。想起本，我不知怎么就有这种感觉。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前，在这条船上，我们曾经多么欢快。光灿灿的新婚，虽然都是穷光蛋，但在这艘大船上度了蜜月。”她坐在黑角落里靠着柜的一张椅子上，换了一种嗓音说：“我本来应该跟你住在一起的。”

“我跟谁也不结婚，你知道的。”我坐在床上说话，面对着她。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当时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结婚，而且是和本·米利根结婚了。天啦！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他的母亲抚养他二十五年，照顾他，夸奖他多么了不起，然后交给了我。唉！唉！一项工作，他总干不长久。谁也不赏识他，真糟透了，两年中，他调换了十四次工作。到最后，他干脆不去找事干了，呆在家里，电视里乌七八糟的东西都看，一刻不停地练他的那些健身术，一瓣又一瓣的肌肉，那才结实哩。我下班回来，就得当炊事员，至少，也得在路上顺便

买回一些烙馅饼、汉堡包。特拉夫，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知道。”

“你难道不该出点儿主意？”

“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正是。因此，我们还有感情。感谢上帝，我没有生孩子。我想，那是他的缘故，不能怪我。关于这个问题，他也不愿意去找医生。他的脾气变得坏透了。依我看，他那健壮的体格，怕是出了毛病。特拉夫，你瞧，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都记不清楚了。我到你这儿来，并不是要向你讲我婚后如何生活的。我一路上想着：对于特拉维斯·麦吉，我并不真正了解。但过去，你使我觉得互相很亲近。现在我有要事要拜托一个我信得过的人，脑子里掠过一长串的名字后，就认准了你。后来，我又考虑，也许船上还有人和你在一起，也许船上住的是别人，也许你外出了，也许你结婚了。我的天，六年啦！你知道吗？我上了船，就象没有过这六年，你显得多精神啊。你知道吗？你确实很有风度，你一点儿也没有变样。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你瞧我这样子。”

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正要说明来意，却又不便开口，就只好把无关宏旨的东西说个滔滔不绝。我得帮她一把。因为听得出她的语调里有点焦急，话也说得很快。

我便单刀直入地问：“你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她噓了一口粗气，差不多是一声叹息。“你就问这个盒子里装的什么吗？你注意到了这个盒子吗？你曾经说过，你有个保

险的地方，可以放东西的。这地方还在吗？”

“在。”

她走过来，把那包东西放在我坐着的床上。她捏住绳子，用一个又准又快的动作向上一拉，再把牛皮纸剥掉。我记得梅耶^①常说，从打开包裹的动作，能显示出人的性格，这可以写成小册子。

“我这盒子里装的是钱。”她说。

她揭开盖子，露出钱来。有一些零散的旧钞，但大部分是用绳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绳子上还系有计数器的小标签。“我这里九万四千二百美元，另外一万元是给你的酬劳。请把它保存到我要用的时候为止。”

“酬劳就不必了。”

“我认为应该，而且，我会觉得舒坦一些。”

“我可以提出问题吗？”

“不要提什么问题了吧，这也算在酬金里面。”

“偷来的？”

“你是说从银行，从薪金总额，或其他地方偷来的？不是！”

“如果你不回来，怎么办？”

“我会回来取这笔钱的，在……。今天几号？”

“5月16日凌晨，星期四。”

“好吧，如果在6月15号以前，我没有来拿的话，或者在这

① 梅耶 (Meyer)，麦吉的好友兼助手。在“麦吉系列丛书”里常出现。

天之前我没有给你任何信息的话，我就不会再来了。这钱就给我妹妹苏姗。你还记得我娘家的姓吗？”

“姓杜，嘉莉·杜。”

“这是杜布洛夫斯基的简写。她没用简写，叫苏姗·杜布洛夫斯基。你把这钱交给她好了，而且绝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来过这里，这也计算在酬金里边，你可得酬金一万元。”

“你妹妹在哪里？”

“哦，对不起，她在新泽西州那特利，她是幼儿园的阿姨。现在她大概是以前我认识你的时候我那样的年纪，23岁？对了，两个月之前满23的。她是很好的人，不过，……不大说话。她还不懂事。不懂事，难道不好吗？瞧。只顾说，你还是把钱放到稳当的地方去，给我保存，好吗？”

“好，没问题。”

她站不稳了，昏沉沉地跨了一步。骤然一转身，坐到床上纸盒旁边，把这盒子往上一抛，一叠叠的钞票，象小砖块似的，落了下来。她摇摇头说：“我疲倦极了。特拉夫，我一身很脏，身上的衣服穿得太久了，我自己都闻到一股气味，这衣裳该要丢掉。亲爱的，看在一万元的份上，给我三样东西，好吗？”

“洗一个澡，找个地方睡一觉，换一身衣。是吗？”我说。

“我穿的衣服是10码的。”

她在水深齐颈的大浴盆里正擦洗着满是白泡沫的头发和全身的时候，我找出了一只不用的旧弹药箱，这箱的底部有橡皮内垫，外部有块金属板，可以把箱子拴得很牢。我把钱——除开给我的一万元——全部放到这箱里，再把箱子放进双层舱，

推到有渍水的地方。我把那一万元放到我的一个秘密处，心里暗暗算着，这等于增加了四、五个月的退职金。我只等积的钱够了，就退职。钱用光了，又复职，干我的沉船救助工作。退休太迟了，自己也不能好好享受了。因此，一有机会，我就离职休息一下。若是没有人在海滩闲荡，海滩有什么价值呢？若是没有我们这样的人一道闲荡挥霍，那些度假的调皮小姑娘怎么会有假日乐趣呢？把这一大堆钱收藏妥当之后，我就到特等客舱，钻到床下，打开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全是女人衣服，有在船上捡来的，有在我这艘船所到的港口买来的。有了这些东西，倒可备不时之需。

我给她找了两条海军式喇叭裤，一件浅红色无袖圆翻领衬衫。我还找出了一条裙子，什么身材的人都可以穿。她穿了很合身，裙边在地上拖曳。她帮我铺好给她用的客床，一边不停地打着呵欠，眼睛显出疲倦的神色。过两三分钟我再走进去问她要不要热巧克力或别的什么饮料时，我的话被她轻细的鼾声打断了。

在拂晓前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我靠着门槛站了一会儿。瞧着她，我回想起婚前的嘉莉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在皮尔勒斯号轮船上工作，在巴希亚马一带的交际场合，也偶尔有她的踪影。对于人生中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不屑一顾的，我和她都不十分善于鉴别。

嘉莉和我相识，完全出于偶然。有一次，劳德代尔的巴希亚马这地方来了一个电视放映队，放映商业广告节目。阿拉巴

马·泰格号一连几个夜晚把放映队请到船上招待。船主是个矮胖子，全身多毛，说话声音粗，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戴着发亮的假发。他的职业和身份，使他显出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那时已是午夜，我慢步在这艘船的船舷上，看着天上的星星。不料这船主在甲板上靠近放橡皮艇的地方，正纠缠着一个女人，追打她，接着又架住她。她的衣服被掀开，露出臀部。她踢着，哭着，尖叫着。但，这船上的高音喇叭淹没了她的声音。

我把这男人扯开。他对我拳打脚踢，又恶毒咒骂。我用力把他搂到船舷的栏杆边，抛到水里，只听“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从栏杆到水面有12英尺，我看到他会游泳，就让他自己逃命算了。这女人就是嘉莉，她衣裳被撕裂，身上受伤，差不多已经歇斯底里了。这模样，当然不可能重新回到晚会上去了。于是，我和她一同回到弗拉什号，给她找了合身的衣服。她在船头花了半个小时，使自己恢复了原样。

她受的刺激很大，那男人当时差不多得逞了。这时她惊魂甫定，面色灰暗。按照人的行为常规，刚才的未遂图谋使她产生的厌恶，该让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平静，而我也不愿意叫她再经受任何惊恐。但不知怎么的，这一际遇竟成了一种兴奋剂。我们俩坐下来谈着，谈着谈着，挨得更近了，然后吻着，我带她上了床。分外的温柔，异样的甜美。动作就是语言，她似乎在说，这才是理所当然。我似乎在说，用这美好的时光，来抹去刚才的记忆吧。

就是这么一次，除了眉目示意以外，以后再也没有重提此事。这样的春风一度，我在她心目中的身分竟成了慈祥的长辈。

关于一生该怎样打算，她曾找我征求意见。几个月后，她决意要和本结婚，要我同意。我想，她自以为我同意了吧。她希望过美好的日子。这种希望是常有的，但她结婚之快，却出乎意料。

我把门关上，一边穿衣，一边给自己准备饮料，然后喝桔汁和咖啡。喝完咖啡，我该去找她的钱包了。黎明的微光，照进了特等舱。我光着脚，一声不响地走着。我发现钱包在枕头后面，夹在垫褥和床铺弹簧的中间。我轻轻地拿了出来。在厨房餐桌的灯下，我把它打开。

我发现钱包里有已使用两年的达村牌小轿车的佛罗里达州登记证，车主卡洛林·米利根，牌照号码24D—1313。我把里面的车钥匙放到我的衬衫口袋里。驾驶证上常有的驾驶人职业，这里却没有。我猜想她还是个秘书之类吧。我抄下了轿车的牌照号码和地址：佛罗里达州贝赛德县西伟大街1500号38B公寓。包里还有梳、牙缝拉线、纸夹火柴、薪金簿存根和用过的飞机票以及女人私下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从而得知米利根太太在佛罗里达州贝赛德县琼克兴广场的苏必利尔建筑器材公司工作，每星期扣款后得薪171.54美元。今年4月，她到过牙买加，住在蒙德哥贝旅馆。钱包里还有现款六百多美元。

这时，天亮了。我把弗拉什号上了锁，在凉爽的空气里，踏着熹微的晨光，我想找到她的车。不久我便发现了一辆浅桔色的车，设有人造革软座。里程表上的数字是31,000英里。仪

表板上面的窗台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行李箱里，在一个盒子里装有12瓶东西，标有工业用磨料字样。我打开一瓶，用指头蘸了一点，磨一磨，嗅一嗅，果然是工业用磨料。这是一种白色的乳样溶液，消毒过份了，带有一点怪气味，里面含有砂质切割剂。可见这位秘书还为苏比利尔建筑材料店的老板运送货物。

再也没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了，新的轮胎，肯定是刚不久换上的，挡风玻璃上，有小石头所击的星一样的裂痕，油箱里还剩半箱汽油。我把车门关上，似乎没有人注意我。在对面的一条出租船舶上，船员们正忙着准备，好让船轰隆隆开出船坞，驶到小河口。早起的人们，正陆续到来，准备打开店门营业。汽车旅社的早班女工，正在向管家报到。受雇干活的人总是起得早，而雇人干活的人总是起得迟。

我从另一条路漫步回到弗拉什号。我把门打开，把钥匙放进她的钱包，又把钱包放到床褥下。这是第二天清晨，她还在酣睡着。我看她确实显得有一点儿憔悴，嘴角有较深的皱纹，双眼水肿，下巴也开始有折叠了，皮肤上也有些微粒。她睡着了，还皱着眉，看上去身躯还显得年轻，而面容却是三十开外的样子了。

二

嘉莉从上午一直睡到下午。午后三点了，我走进去，伸出手轻轻地摇摇她的肩膀。她迷糊地吐出不高兴的声音，接着突然惊醒，张大了眼睛。她怔了一下，但看清楚了是我，又把眼皮合上，把一只拳头伸到自己嘴前，打了一个大呵欠。

“怎么样？”她说，“现在几点了？”

“下午三点，星期四。亲爱的，继续睡吧，看来你睡少了。我把你锁在里面，先到海滩上去一会儿。”

“嗯，等你回来，再把我叫醒，好吗？”

“好吧。”

我已经发誓，不能不修边幅了。为了还我一副英俊气派，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晒太阳，流汗，经常锻炼，戒烟，喝酒随和一点，含蛋白质的东西多吃一点，等等。梅耶正在忙于写一篇又长、内容又庞杂的毕业论文，论述阿拉伯石油生产争议对国际货币的长远影响。他每天下午三点就下班，来到海滩，和我一道进行例行锻炼。梅耶并不胖，但也决不苗条。他胸脯宽，和橡皮一样充实，象纽约州北部的黑熊一样，身上长着毛。

他主张适当的锻炼。他常说对于我唐君并不感兴趣，因此，除了一段游泳的时间外，我们不曾见面，除睡房时间完

了。

今天我又和梅耶在海滩上相会了。我游一英里，最后的100码也猛冲完了，见他在高潮线上摊开毛巾坐着。我等呼吸平静了，从水中走出来，然后张开四肢，躺在他旁边。

“你应该跑一跑。”我对他说。

“我想跑。不过，海滨的人们看见你跑，一眼就知道你在搞锻炼。你呀，晒黑了的皮肤，发达的肌肉，一副老运动员的认真紧张而又不吭声的神气。你有这个风度，膝盖抬得高高的，双臂摆动得很合拍，昂着头。假如我在这海滩上跑的话，大家都会盯着我。我根本不象是运动员，人家都会猜测我是在慌忙逃窜。他们会回头看究竟是什么在追逐着我。他们并没看见什么，不过，为了保险一些，也就朝着我跑的方向，加快步子走。开始只几个人，接着十来个人，接着有二十人。大家越走越快，掉头一看，突然都跑了起来。一下子，浩浩荡荡的两三千人都在海滩上跑，眼睛睁得很大，张着嘴，伸着舌头。这支浩大的队伍，一路上把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践踏到砂砾里面去了。你难道叫我酿成这么大的灾难吗？”

“嗨，我的老兄。”

“也许不会发生这种事，但我也不能去找这个厄运。”

“梅耶！”

“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脱离队伍，他们就会只走而不跑了。这叫做‘惊恐症的传染’。只要你看到过这种病，你决不会忘记。”

“梅耶，你还记得嘉莉·米利根吗？”

“那真是千军万马呀！……你讲什么？谁？”

“大约是6年前吧，我把这弗拉什号借给嘉莉和本两人用过，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在这里度蜜月。”

“你还嘱咐我留心他们一下的。倒有意思，我记得只有一看见他们白天走出房来。让我记记看，她在皮尔勒斯号轮船上工作，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记不起你为什么把船借给他们用了。”

“希思·达克帮过我的忙，这是他向我提出来的。达克是她的异父兄弟，总希望妹妹结婚多有一些方便。嘉莉和本都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人，达克也一样的穷，我只好破例答应了。”

“那么，还是回复到你刚才向我提的问题吧，我的回答是还记得她。你问这干什么？”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他。本来，我已经答应了嘉莉，这事跟谁也不说的。不过，在梅耶面前，什么条条框框都没有了。而且，这也是一种防护方式。有人交给你那么大一笔钱，叫你把它隐藏，这时，就要特别提防了。比方说，就要检查钱包和小汽车。我把情况向梅耶和盘托出了，包括我检查过她的钱包和小车。如果案发了，我可以有话回答，需要证人我也有。再者，如果有人逮住了嘉莉，逼她供出钱藏在何处，那么让梅耶清楚地知道我的厄运是怎样降临的，也有好处。厄运降临于我，不是这回，就是下一回，反正总有一回的。但当我垮台时，我心底将铭刻着这样的抗辩：“厄运还没有到我头上，还没有结案，等着瞧吧！”别人岂不都是如此吗？

梅耶对这笔钱很感奇怪，我于是对他描述了一番，成捆的，

每捆都用白色棉绳扎得整整齐齐，里面的票面值并不一律，一捆一万元。此外还有些零散的，说不定是拆散了的一捆，那就是说，她已经用掉了5,800元。每捆都有计数器的小标签粘在棉绳上。好啦，这些小标签显然是从同一个计数器上来的，不过，我没有仔细检查。钞票是使用过的，但是还很干净整齐，在暗中也可能发出萤光。也许有人把钞票的号码记载下来了，也许，这可能是什么人夜间在一个小屋里私自印制的。”

“对于她，你比我了解得更清楚。”梅耶说。

“我对她也并没有了解清楚。”

“对于她，对于这笔钱，你有什么看法吗？”

“哪方面的看法？是不是她偷来的？我可不知道。她有工作，并不是无业游民。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这笔钱该有她的一份。她到我船上的时候，精神萎靡，疲倦已极。她并不知道是否有人追踪，但担心可能有。不管怎样吧，这钱我给她保管着。如果她来了，把钱取走，我就舒舒服服赚了一万元，钱赚得太舒服，我的良心就反而觉得不舒服了。”

将近黄昏了，微风吹得海面起了层层细浪，海滩边的碎浪花有气无力，一些糖果饼干的包装纸片，也被吹到湿漉漉的深黄色的海滨。两个年轻女郎，个子高高的，悠闲地走过。茶色的皮肤，发达的肌肉，三点式的游泳服，就像一对母狮一样，对自己的身躯十分欣赏。在夕阳下，她们长时间地走着，应和着缓慢的步伐，两人的臀部不断地扭摆着，抖动着。

梅耶笑了，接着又唉声叹了一口气。瞧着这样的年轻人走过，心里感到既愉快，又悲哀。她们既懵然无知，又似乎无所